

星期文库

“七鲜”谈之一

跃水白鱼闪光

瑶华

相传在殷商末年,周武王率军讨伐纣王,在黄河渡至中流,忽有一条白鱼跃入船中。《竹书纪年》描述,这条鱼不同一般,“长三尺,目下有赤文成字,言纣可伐”。后世将“白鱼入舟”进一步作附会:殷商统治者尚白色,身披鳞片的鱼象征刀兵,二者结合起来意味着商灭周兴。南朝宋明帝、齐高帝统治时期,史籍中都有“白鱼跃舟”的祥瑞记载。其实白鱼生活在水体的中上层,又善于跳跃,并不算是罕见现象。

古人所说的白鱼,通常是鲤科鲌属的几种鱼类的统称,在我国南北方水域分布广泛,翘嘴、翘尾,体如银刀,俗名“翘嘴鲌”。“白鱼如切玉”“白鱼受钓收寒玉”的诗句,都体现出它鱼鳞银白、肉质洁白的特点。广东渔民觉得白鱼的外形像是抬起头、梗着脖子,便叫它“拗颈”,后来为了追求吉利,改称“和顺鱼”。

古籍中记载了多处著名的白鱼产地,太湖为其中之一,白鱼、银鱼、白虾并称为“太湖三白”。宋代《吴郡志》载:“白鱼出太湖者为胜,旧说此鱼于湖侧浅水菰蒲之上产子,民得采之,隋时贡入洛阳。”《大业杂记》称:“吴郡送太湖白鱼种子置苑内海中水边,十余日即生。”每年夏至后是太湖白鱼鱼汛盛期,称为“时里白”,大量白鱼聚集在湖滩地带产卵繁殖,清代《香山小志》描绘了此时的盛况:“暑月间有结群千百,衔尾而来者,谓白鱼阵。”但在清末、民国初年时期,由于太湖水草被大量捞取,白鱼的生存环境遭到破坏,“白鱼阵”也就盛况不再了。

宋代称淮河流生的白鱼为“淮白”,一度闻名遐迩。南宋杨万里在品尝了淮白鱼后,作诗赞美:“淮白须将淮水煮,江南水煮正相违。霜吹柳叶落都尽,鱼吃雪花方解肥。醉卧糟丘名不恶,下来盐豉味全非。饕人且莫供羊酪,更买银刀二尺围。”冬季,淮白鱼的躯体囤积了较多的脂肪,更为肥美,因此有“淮人云白鱼食雪肥”之说。杨万里诗中提到的“糟丘”是当时淮白鱼的一种做法,因为白鱼不易保存,人们经常将它加工成糟鱼,正是“红糟淮白复脆美”。

在古人的想象中,外形不凡的白鱼还能变化为人,演绎出诸多传奇故事。《三峡记》里有一则人与白鱼成婚的故事,一个叫微生亮的人钓到一条三尺白鱼,化成端丽女子,自称为高唐之女,和微生亮结为夫妻。三年后,女子离去。微生亮问她能否再见,女子回答:“情不可忘,有思即复至。”这个一别两宽的结局显得耐人寻味。

被采纳,这难免激发其得意之情。为彰显自身水平与受重视程度,魏征竟将进谏内容记录下来,交给起居郎褚遂良。其意在于,褚遂良会将此记入史书,使后人读《唐书》时认为:李世民那些足智多谋的决定、政策与擘画,皆源于魏征之谏。魏征这般行径,非但无益于其伟光正形象,反有沽名钓誉之嫌。

多重因素叠加,把李世民的怒火给拱起来了。他认为,魏征生前虽做了许多好事、说了许多好话,却并非对自己忠心耿耿,于是下令砸毁其墓碑。连原本答应将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征之子魏叔玉的婚事,也一并毁约。

魏征这面“明镜”,破碎了。

过了两年,即贞观十九年(645),李世民亲率大军征高句丽。虽然大唐拥有精兵与良将,却犯了兵家大忌:劳师袭远,兵士水土不服。结果先赢后输。虽破十城、斩敌四万,却因久攻安市不下,遇严寒缺粮而被迫撤军。班师途中,李世民权衡此战的胜败得失,感叹道:“魏征若在,不使我有是行也!”

李世民不愧为一代明君,幡然醒悟后,他立即命人驾驷马昼夜兼程,以少牢之礼祭祀魏征,重新竖立被毁墓碑,并召来魏征家人予以慰问赏赐。

这一转折,与其说是对魏征的平反,不如说是李世民对自己形象的主动修正。他与魏征的“破镜重圆”,彰显的是大智慧、大情商与大胸怀。承认错误需要勇气,弥补过失更见胸襟。正是这份主动纠偏的担当与自我救赎的自觉,让这段君臣佳话跨越千年依然鲜活——既延续了彼此的情谊,更以历史范本的姿态,为后世留下了包容与自省的永恒启示。

巴尔扎克曾说:“人生的大风当中,我们要学一下船长。暴风骤雨之下,要把那些笨重的东西扔掉,减轻船的重量。”对我而言,那些没读完、没翻开却舍不得处理的,正是压在生活之船上的“笨重货物”,看似是“未来的可能”,实则成了当下的负担。当然,真正的断舍离,并非对物质的全盘排斥,而是警惕欲望的连锁增殖——一旦打开“想要更多”的闸门,杂物便会越堆越多,最终将人挤压得无处落脚。

这种“减法”智慧,最终指向的是一场“加法”的新生。断舍离并不是退回到原始的匮乏,而是在现代消费社会的浪潮中,为生活锚定清晰的价值坐标:正如摄影需聚焦核心才能让画面焕发生机、写作需围绕主题才不会偏离主线,生活亦需以“目标”为尺,方能在取舍间获得“若空游无所依”的轻盈。当我们不再以“拥有什么”定义生活品质,而是以“需要什么”校准人生方向,那些被物质遮蔽的自我,便会如平静潭水中的游鱼,清晰浮现。

于是,我将《南渡北归》《目击者丛书》等书仔细打包,收纳到书柜内侧,书桌只留3本近期计划精读的书,看着整洁的阅读空间,心里的焦虑感明显减轻。

李世民与魏征“破镜重圆”

孙贵颂

非但未治其罪,反将其纳入智囊团。此后,魏征大胆建言献策,如推荐侯君集任要职,称其“有宰相材”。然而,侯君集后因贪污腐败、参与太子李承乾谋反案获罪。魏征曾为李承乾之师,李世民遂以“荐人失察、教储失职”为由,新旧账一起算,成为发难的导火索。

其二,积怨的总爆发。魏征一生向李世民进谏多达200余次,竟全部被采纳。这其中,既有合理化建议,也不乏对李世民失误的直言指摘。李世民虽为明君,但魏征常不顾情面地当面批评,难免令其心生不悦。一次朝会,魏征数次打断皇帝讲话,搞得李世民颇为尴尬,黑着脸质问:“我好歹是个皇帝,你就不能尊重我一下?”

还有一次,李世民决定封禅泰山,大臣们纷纷曲意逢迎,唯独魏征泼来一盆冷水,上疏谏阻:“隋末战乱后民生初复,尚未至鼎盛。封禅时万国来朝,若见沿途萧条,何以彰显大唐气象?”最终迫使李世民打消念头。

更有一回,李世民得到一只鹞鹰,正把玩时忽见魏征前来,慌忙藏入怀中。魏征老远便瞧见其动作,汇报工作时故意拖延,久久不歇。待其离去,李世民取出鹞鹰,竟已气绝。他私下对长孙皇后怒道:“有机会,我就杀此田舍汉(古代汉语中常见的贬义称呼,多用于指代举止粗鄙的乡野之人)!”

魏征死后,李世民忆及这些旧事,恨意难平,恶念顿生。

其三,“沽名钓誉”之疑。魏征常向李世民进谏,次数既多且几乎次次

“断舍离”这个概念,最早出自一本同名书籍《断舍离》。我第一次读到这个词时,正为如何清理书房里堆积的未读之书而犯难——平时积攒的书,真要清理起来,却发现每一本都舍不得放入书柜。比如那两本厚厚的《南渡北归》,只读了一半;还有一套十几本的《目击者丛书》,虽只是粗略浏览过,但因为是朋友所赠,更不可能轻易舍弃。究竟该如何践行“断舍离”呢?

作者的观点是:断舍离的主角从来不是物品,而是自己;时间轴永远指向“当下”。判断一件东西是否该留,关键在于“能不能用”,而在于“我现在要不要用”。或许连作者都未曾预料,这个源于收纳整理的实用法则,会逐渐演变成人们抵御精神混沌的生活哲学。

断舍离的内核,藏在“断”“舍”“离”的递进逻辑里。“断”是主动闭合欲望的闸门,是购物时“只买需要之物”的清醒克制;“舍”是对存量的清醒甄别,是只留存“必要之物”,让生活的焦点从“拥有什么”转向“真正所需”;“离”则是精神的破茧与超脱,它要求我们挣脱“物质填充空虚”的执念,正如苏格拉底以粗布袍子包裹丰盈灵魂,在对物欲的抽离中,看清“自己需要什么,自己究竟是谁”。

断舍离的真相

西道明月

郑板桥画竹

张希

清代郑板桥以画竹闻名,登门求画者众。一日,一富商登门故意刁难:“先生善画竹,可会画风?”风本无形,此问摆明寻衅。郑板桥颌首应道:“有何不可?”随即铺纸挥毫,几笔绘出几竿

斜竹,竹梢轻扬,又在旁添一只振翅粉蝶。画作刚成,富商便嘲讽:“这是竹与蝶,何来风?”

郑板桥不慌不忙,题字“竹梢微动蝶轻飘,便是东风第一遭”,笑道:“风无形,需以有形衬。竹动蝶飘,便是风之模样。”又打趣若要画“响”,需多付润笔。富商听罢恍然大悟,自知愚钝冒犯,满脸通红地拱手道歉,愿付双倍润笔求此画。郑板桥笑而应允。

郑板桥以有形衬无形,既画出了风,更彰显了艺术与处世的智慧。艺术创作中,无形之神韵藏于有形之情态;处世之时,以智慧化解刁难,不针锋相对,既展才情,又留体面,这份从容通透,令人佩服。

启事

投寄本报副刊稿件众多,凡手写稿件,恕不能退稿,烦请作者自留底稿。稿件一个月内未见报或未接反馈,作者可另行处理。感谢支持,欢迎投稿。

投稿邮箱:jwbfbk@163.com